

插图本

CHATUBEN
ZHONGGUO WENXUESHI

中國文學史

上

郑振铎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插图本

中國文學史

郑振铎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编著.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639-2066-2

I. 插… II. 郑… III. 文学史—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5382号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 郑振铎 编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姜 山

特邀编辑: 方 伟

封面设计: 木头羊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政编码: 100124

电 话: 010-67391106 010-67392308 (传真)

电子信箱: bgdcbsfxb@163.net

承印单位: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2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 张: 52.5

字 数: 920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2066-2

定 价: 80.00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本社调换

再版前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郑振铎先生 1932 年完成的旧著，同年 12 月由北平朴社出版。由于内容丰富，插图精美，且对变文、戏文、诸宫调、民歌等体裁研究深入，半个世纪来为学术界公认的一部重要的有特点的著作。1957 年由作家出版社重印出版，本书即据此版本为底本，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分为上下两册，上册自绪论至第三十五章，下册自第三十六章至第六十四章。为了便于当下阅读，原著中凡涉及外国人名、书名、地名等译音与今天不同之处，统一作了修正规范，如“狄更司”改为“狄更斯”、“《亚特赛》(Odyssey)”改为“《奥德赛》”、“克里底 (Crete)”改为“克里特”，等等。为了尊重原著，校订中除对明显由于作者笔误或排印上的错误加以改正外，对原文不作任何改动。本版在保存原文原貌外，又加配了插图，全书共 308 幅。

自序

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斯，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薄伽丘，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么？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现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的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般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么？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这愿发了十余年，积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

理就绪，刊行于世，总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这部中国文学史也并不会是最完备的一部。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还时时在被发现。将来尽有需要改写与增添的可能与必要。惟对于要进一步而写什么“一家言”的名著的诸君，这或将是一部在不被摒弃之列的“燭火”罢。

公元 1932 年 6 月 4 日郑振铎于北平

例 言

一、中国文学史的编著，今日殆已盛极一时；三两年来，所见无虑十余种，惟类多因袭旧文。即有一二独具新意者，亦每苦于材料的不充实。本书作者久有要编述一部比较能够显示出中国文学的真实的面的历史之心，惜人事倥傯，仅出一册而中止（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册）。且即此一册，其版今亦被毁于日兵的炮火之下，不复再得与读者相见。因此发愤，先成此简编，供一般读者的应用。他日或仍能把那部较详细的中国文学史完成问世。

二、许多中国文学史，取材的范围往往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其仅以评述诗古文辞为事者无论了，即有从诗古文辞扩充到词与曲的，扩充到近代的小说的，却也未能使我们满意。近十几年来，已失的文体与已失的伟大的作品的发现，使我们的文学史几乎要全易旧观。决不是抱残守缺所能了事的。若论述元剧而仅著力于《元曲选》，研究明曲而仅以《六十种曲》为研究的对象，探讨宋、元话本，而仅以《京本通俗小说》为探讨的极则者，今殆已非其时。本书作者对于这种新的发现，曾加以特殊的注意。故本书所论述者，在今日而论，可算是比较得完备的。

三、因此，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我们该感谢这几年来殷勤搜辑那些伟大的未为世人所注意的著作的收藏家们。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帮助，有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作品是不会为我们所发现的。

四、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例如，中古期皆开始于隋，近

古期皆终止于明。却不知隋与唐初的文学是很难分别得开的，明末的文坛上的风尚到了清初的几十年间也尚相承未变。如何可以硬生生的将一个相同的时代劈开为两呢？本书就文学史上的自然的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中世文学开始于东晋，即佛教文学的开始大量输入的时期；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代嘉靖时期，即开始于昆剧的产生及长篇小说的发展之时。每期之中，又各分为若干章，每章也都是就一个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而论述着的。

五、本书不欲多袭前人的论断。但前人或当代的学者们的批评与论断，可采者自甚多。本书凡采用他们的论断的时候，自必一一举出姓氏，以示不敢掠美，并注明所从出的书名，篇名。

六、中国文学史的附入插图，为本书作者第一次的尝试。作者为了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他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故本书所附插图，于作家造像，书版式样，书中人物图像等等之外，并尽量搜罗各文学书里足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插图，复制加入。

七、本书所附插图，类多从最可靠的来源复制。作家的造像，尤为慎重，不欲以多为贵。在搜集所及的书本里，珍秘的东西很不少，大抵以宋以来的书籍里所附的木版画为采摭的主体，其次亦及于写本。在本书的若干幅的图像里，所用的书籍不下一百余种，其中大部分胥为世人所未见的孤本。一旦将那许多不常见的珍籍披露出来，本书作者也颇自引为快。为了搜求的艰难，如有当代作家，要想从本书插图里复制什么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先行通知作者一声。

八、得书之难，于今为甚。恶劣的书版，遍于坊间，其误人不仅鲁鱼亥豕而已。较精的版本，则其为价之昂，每百十倍之。更有孤本珍籍，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在现在而言读书，已不是从前那样的抱残守缺，或仅仅利用私家收藏所可满意的了。一到了要研究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便非博访各个公私图书馆不可。本书于此，颇为注意。每于所论述的某书之下注明有若干种的不同的版本，以便读者的访求，间或加以简略的说明。其于难得的不经见的珍籍，并就所知，注出收藏者的姓名（或图书馆名）。其有收藏者不欲宣布的，则只好从缺。但那究竟是少数。

九、近来“目录学”云云的一门学问，似甚流行，名人们开示“书目”的倾向，

也已成为风尚。但个人的嗜好不同，研究的学问各有专门，要他熟读《四库书目》，是无所用的，要他知道经史子集诸书的不同的版本，也是颇无谓的举动。故所谓“目录学”云云，是颇可致疑的一个中国式样的东西。但读书的指导，却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关于每个专门问题，每件专门学问的参考书目的列示，乃是今日很需要的东西。本书于每章之后，列举若干必要的参考书目，以供读者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之需。

十、本书的论述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故于史实发生的详确的年月，或未为读者所甚留意，特于全书之末，另列“年表”一部，以综其要。

十一、“索引”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古书的难读，大都因没有“索引”一类的东西之故。新近出版的著作，有索引者还是不多，本书特费一部分时力，编制“索引”，附于全书之后，以便读者的检阅。（以上两种，尚未成稿。）

十二、本书的编著，为功非易。十余年来，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于本书。随时编作的文稿，不特盈尺而已。为了更详尽的论述，不是一时所能完功，便特先致力于本书的写作。故本书虽只是比较简单的一部文学史的纲要，却并不是一部草率的成就。

十三、本书的告成得诸友好们的帮助为多。珍籍的借读，材料的搜辑，插图的复制，疑难的质问，在在皆有赖于他们。该在此向他们致谢！在其中，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顾颉刚先生，郭绍虞先生，和几位藏书家尤为本书作者所难忘记。涵芬楼给予作者之便利最多，不幸在本书出版的前数月，涵芬楼竟已成为绛云之续，珍籍秘册，一时并烬。作者对此不可偿赎的损失，敬伸哀悼之意！

十四、在这个多难的年代，出版一部书是谈何容易的事。苟没有许多友好的好意的鼓励，本书或未必在今日与读者相见。再者，本书的抄录、校对，以刘师仪女士及我妻君箴之力为最多，应该一并致谢！

公元1952年5月22日作者于北平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卷 古代文学

第一章 古代文学鸟瞰	10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	16
第三章 最古的记载	23
第四章 《诗经》与楚辞	31
第五章 先秦的散文	59
第六章 秦与汉初文学	72
第七章 辞赋时代	80
第八章 五言诗的产生	87
第九章 汉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	101
第十章 建安时代	110
第十一章 魏与西晋的诗人	118
第十二章 玄谈与其反响	132

中 卷 中世文学

第十三章 中世文学鸟瞰	138
第十四章 南渡及宋的诗人们	144

第十五章	佛教文学的输入	156
第十六章	新乐府辞	162
第十七章	齐梁诗人	167
第十八章	批评文学的发端	179
第十九章	故事集与笑谈集	183
第二十章	六朝的辞赋	186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189
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学	207
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学	217
第二十四章	律诗的起来	233
第二十五章	开元天宝时代	246
第二十六章	杜 甫	270
第二十七章	韩愈与白居易	289
第二十八章	古文运动	307
第二十九章	传奇文的兴起	315
第三十章	李商隐与温庭筠	327
第三十一章	词的起来	344
第三十二章	五代文学	353
第三十三章	变文的出现	369
第三十四章	西昆体及其反动	382
第三十五章	北宋词人	391

第三十六章	江西诗派	427
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	435
第三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439
第三十九章	话本的产生	453
第四十章	戏文的起来	465
第四十一章	南宋词人	475
第四十二章	南宋诗人	495
第四十三章	批评文学的复活	500
第四十四章	南宋散文与语录	506
第四十五章	辽金文学	511
第四十六章	杂剧的鼎盛	516
第四十七章	戏文的进展	563
第四十八章	讲史与英雄传奇	575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们	600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诗词	616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623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戏曲作家们	628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进展	648
第五十四章	批评文学的进展	663
第五十五章	拟古运动的发生	668

下 卷 近代文学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	676
第五十七章	昆腔的起来	682
第五十八章	沈璟与汤显祖	696
第五十九章	南杂剧的出现	722
第六十章	长篇小说的进展	738
第六十一章	拟古运动第二期	754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与竟陵派	760
第六十三章	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 ...	771
第六十四章	阮大铖与李玉	796

绪 论

百科全书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巨人”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使命——其叙述的范围——新材料的发现——辨伪的工作——官书与个人的著作——中国文学进展的两个动力：民间创作与外来影响

一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斫书”，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在从前，于上云的战争大事及政治变迁之外，确乎是没有别的东西够得上作为历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时的历史只不过是“相斫书”而已。然中国的史家，从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记载过去的“百科全书”，所以他们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孔子有“世家”，老、庄诸人有“列传”，屈原、枚乘诸人亦有“列传”，天官有“书”，艺文有“志”，乃至滑稽、货殖亦复各有其“传”。其所网罗的范围是极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便也常常的被网罗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所谓《史记》、《汉书》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学史之成为“历史”的一个专支，究竟还是近代的事。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之事。翟理斯（A. 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自称为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中国人自著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

最早的“文学史”都是注重于“文学作家”个人的活动的，换一句话，便是专门记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等的生平与其作品的。这显然的可知所谓“文学史”者，不过乃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像写作《英国文学史》（公元1864年出版）

的法人泰纳 (Taine, 1828—1873), 用时代、环境、种族的三个要素, 以研究英国文学的史的进展的, 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 勃兰戴斯 (G. Brandes) 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 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他们都不仅仅的赞叹或批判每个作家的作品了; 他们不仅仅为每个作家作传记, 下评语。他们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的史的进展的。

原来, 自十九世纪以来, 学者们对于“历史”的概念, 早已改变了一个方向。学者们都承认一部历史绝对不是一部“相斫书”, 更不是往古的许多英雄豪杰的传记的集合体; 而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乃是活的, 不是死的; 乃是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现在的历史, 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 已不取崇拜的态度, 只是当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间的一员。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之写拿破仑一样, 他在那里, 已不是一个好像神话中的显赫赫赫的人物, 却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军官。

随了这个历史的观念的变更, 文学史当然也便来了一个变更。也如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 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

但所谓“文学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们的作品, 其本身便是一种永在人间的崇高的创作物。我们乃是直接受其创作物的感兴, 乃是直接感受到他们的伟大的成就的。我们可以抹煞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 但我们决不能抹煞文坛上的一个作家, 一个诗人的工作。亚历山大过去了, 查理曼帝过去了。但一个诗人, 或一个散文作家, 或一个戏剧家, 却是永在的; 他们将永远地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读着他们的永久不朽的创作物, 我们便若面聆其谈笑似的亲切的与之同在。古代的希腊与罗马是过去了, 但我们如果读着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及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的悲剧,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Virgil's *Aeneid*), 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Homer's *Iliad and Odyssey*), 我们对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情形, 便也亲切有如目睹。

所以文学史却要仔细的论列到文学作家的生活。伟大的文学作品, 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创造, 当然是离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学史虽不竟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 却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记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 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所谓“隐逸诗人”云云, 他究竟还是人世间的活动的一员。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的政治等等的活动, 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为丰富的, 其感受性, 当然也更为敏锐。所以无论什么作家, 都或多或少地

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的生活都会不期然而然地印染于他们的作品之上。

为了更深切的了解一个作家，我们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我们之欲更深切的了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样。

文学史的任务，因此，便不仅仅成为一般大作家的传记的集合体，也不仅仅是对于许多“文艺作品”的评判的集合体了。

但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在！“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我们能够了解美洲的红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尽管他们和我们间隔得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了他们的神话与传说，他们的文学的作品，我们也能够了解远古的巴比伦人、希腊人，乃至中世纪的匈奴族与诺曼人，尽管他们的时代离开我们是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物。

由此可知文学虽受时代与人种的深切的影响，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最原始的民族与最高贵的作家，其情绪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远的。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学。

所以，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虽在不同的民族、时代与环境变异着，在文学技术的进展里演化着，然而却原是一个，而且是永久继续着的。

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并表示出：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形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

一部世界的文学史，是记载人类各族的文学的成就之总簿；而一部某国的文学史，便是表达这一国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总簿。读了某一国的文学史，较之读了某一国的百十部的一般历史书，当更容易于明了他们。

“中国文学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便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够了解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与崇高的创作成就的重要书册了。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以策励与对于先民的生活的充分的明了，一方面也给我们的许多友邦以对于我们的往昔与今日的充分的了解。

二

文学史的目的既明，则其所叙述的范围，当然很明白的便可以知道。盖文学史所叙述的并不是每一部文学的作品，而是每一部最崇高的不朽的名著。但也不能没有例外。有许多文学作品，其本身虽无甚内容，也无甚价值，却是后来许多伟大作品的祖源，我们由流以溯源，便不能不讲到他们；且这类材料，不仅仅论述一个文体的生长与发展所必须叙及，即说到要由文学上明了那个“时代”，也是绝好的资料。又有许多已成为文学史上争论之焦点的东西或史料，或曾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一支很有影响的派别与宗门的，例如“西昆体”诗，“江西派”诗等等，却也不能不讲述。——即使其内容是较空虚的。那些作品之所以产生与发展而成为一个宗门，一个大支，当然也自有其社会的背景与根据。

但于上述者外，文学史所讲叙的范围，在实际上也许更要广大。原来文学这个名辞所包含的意义，本来不是截然的明白晓畅，像科学中之物理学、植物学等等一样的。有许多低级趣味的读物，像通俗的小说、剧本之类，表面上虽亦为文学的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却不能列入“作者之林”。但像许多科学上、史学上的名著，有时却又因其具有文学趣味的关系，而也被公认为文学上的名著：例如庄子、荀况的哲学著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酈道元的《水经注》等等都是。

但一般人对于这种取舍却常觉得很难判断。《史记》、《汉书》可以算是文学，为什么《通鉴纲目》之类又不能算是文学呢？我们有何取舍的标准呢？我们知道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其间虽无深峻的渊阱隔离着，却自有其天然的疆界，在此疆界内者则取之，在此疆界外者，则舍之。

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



司马迁像